

方位、时空和汉语的“前”“后”*

方 经民

—

方位包括时间方位和空间方位。天文学家认为,人类的方位观念最早起源于对日出日落、昼夜交替的认识。因此,最早认知的是东、西两个方向。日出为东,日落为西,然后才逐渐认识到垂直于东西的南北,认识到春夏秋冬四时变化。《周易·大传》说,“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以六龙以御天。”“大明”即太阳,“六位”即东南西北上下,第一个“时”是“于是”的意思,第二个“时”指时间。这就是说,汉族人对空间、时间的认知起源于对太阳运行的观察。半坡遗址和其他一些古代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当时的房屋、墓葬都有一定的方向,可见,远在新石器时期,汉族人的祖先就学会确定方位了。甲骨文里,表达空间的方位词“东、南、西、北、上、下”和表达时间的方位词“先、后”都已出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的哲学家已经用“宇宙”一词把空间和时间统一起来认识了。《尸子》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墨子》说:“久(宙),弥异时也,宇,弥异所也。”“久,合古今旦莫(暮);宇,蒙东南西北。”远在两千三百多年前,就有这样的认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尸子》对宇宙所下的定义相当于现代科学的“四维时空”,而在西方,十九世纪以前,近代自然科学的宇宙定义仅指无所不包的空间及其中各式各样的天体,完全没有时间的因素。按照牛顿的经典定义,时间是与空间毫无关系的、均匀地流逝的持续性尺度。直到二十世纪初,爱因斯坦先后发表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后,才把时间和空间统一起来,提出“四维时空”(即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的统一)理论。(郑文光 1979)

“东南西北上下先后”是表达“四维时空”方位观念的方位词,古代汉语里就已经经常使用。四维时空的方位观念是绝对的,因此,“东南西北上下先后”是绝对

* 本文为松山大学平成 11 年度(1999 年)特别研究助成课题项目。

方位词。绝对方位词用于方位参照时，一旦选定参照点，其方位域就确定，不受参照点的朝向，观察点的位置朝向的影响。例如，“主人立于户东，祝立于牖西。”（《礼记·聘礼》）分别以“户”“牖”为东和西的位置参照点，不管户或牖朝南开还是朝北开，也不管你在哪个位置从哪个方向观察，“户东”、“牖西”的方位域总是不变的。“火在水上，未济。”（《周易·未济》）以“水”为参照点，不管水流向何方，也不管你从哪个角度观察，火总是在水的上方。“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老子·二十五年》）以“天地（诞生之时）”为参照点，不管是什么时候说这句话，早于天地诞生之时的时间方位域总是不变的。

除了绝对方位词外，汉语里还有一套表示相对空间方位关系的方位词，即“前后左右”。“前后左右”用于方位参照时，光选定参照点还不能确定方位域，还要看参照点的朝向或观察者的位置朝向。例如：“司射进，与司马交于阶前。”（仪礼·乡射礼）光凭参照点“阶”，无法确定“阶前”的方位域，只有知道古代房屋建筑“堂”是朝南的，堂前有阶，才能确定“阶前”即阶之南。“主人迎出门左，西面，再拜。”（仪礼·士冠礼）郑玄注：“左，东也。出以东为左，入以东为右。”如果不知道古代房屋建筑门是朝南开的，出即由北往南，入即由南往北，就无法理解“出以东为左，入以东为右”。

相对空间观念的认识来源于人类对自身的观察：左手一侧为左，右手一侧为右，面对的一方为前，背靠的一方为后。甲骨文里有空间方位词“左”“右”，但没有空间方位词“前”“后”。“前”是“𠂔”的假借词，据《说文解字》，“不行而进谓之𠂔，从止在舟上。”可见“前”的本义是动词“进”。不过在甲骨文里的“前”多用于方国名。“𠂔（後、后）”的本义是“迟”。在甲骨文里，“𠂔”跟“先”相对，都表示时间方位。例如：

贞：其𠂔？三月。（明义士《殷墟卜辞》253）

贞，𠂔酒。（孙波海《甲骨文录》523）

父庚先酒。（郭沫若《殷契粹编》313）

甲子卜：先𠂔束？（董作宾《小屯殷墟文字乙编》8728）

不过，甲骨文里“前”“后”不表示空间方位，并不等于当时人们还没有“前

后”的空间方位观念。《周礼·春官·太卜》郑玄注：“作龟，谓以火灼之，以作其兆也。春灼后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后右。”这说明当时灼制甲骨的人不但有左右的空间方位观念，而且也有前后的空间方位观念。《尚书大传》也说：“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可见殷商时期，前后左右的空间方位观念已跟官制联系起来了。

周代重礼制，饮食起居很讲究站位。因此，在先秦古籍里，空间方位词用得很多。“前”在先秦古籍里大量用作空间方位词，例如：

司射进，与司马交于阶前。（《仪礼·乡射礼》）

宾进，受爵于席前，复位。（《仪礼·乡射礼》）

“前”是昨先切，从母先韵；“先”是苏前切，心母先韵。两字旁纽同韵，一声之转。“前”通“先”，因此“前”也用作时间方位词。例如：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礼·中庸》，郑玄注：“亦先也。”）

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孔子家语·哀公问政》）

后代常“先前”连用，表时间方位。

由于“先”“前”相通，在先秦古籍里，“先”也有了空间方位义。例如：

小臣师执中，先首坐。（《仪礼·大射礼》，郑玄注：“先，犹前也。”）

齐侯伐卫，先驱穀荣御王孙挥。（《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杜预注：“先驱，先锋军。”）

此但争先耳。（《西阳杂俎·语资》）

“先”的空间方位义在后代很少用了，但在日语里依然保存着。例如：

この先は砂漠だ。（前面就是沙漠了。）

そこから先は行けない。（从那儿再不能往前走了。）

彼は3軒先に住んでいる。（他住在前面第三间。）

“后”本来跟“先”相对，表时间方位。由于先秦古籍里“先”跟“前”相通，可表空间方位，于是跟“先”相对的“后”也跟“前”相对可表空间方位了。例如：

司马……还其后，降自西阶。（《仪礼·乡射礼》）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

二

“前”跟“先”相通，跟“后”相对之后，形成一对特殊的方位词：表时间时，是绝对方位词，表空间时，是相对方位词。这对特殊方位词在汉语里造成一种有趣的现象。

“前”“后”用于时间方位参照时，它表示的是绝对的方位观念，以早为前，以迟为后，参照点的朝向或观察者的位置朝向并不影响“前”“后”的定向定位。如果以某一事件发生的时点为参照点（他物参照），则早于该时点为“前”，晚于该时点为后，例如“早饭前”、“早饭后”、“前因后果”；如果以观察者所处的时点，即“现在”为位置参照点（自身参照），则过去为前，未来为后。例如“思前虑后”、“空前绝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战国策·赵策》）。这是绝对方位参照。“前”“后”用于空间方位参照时，它表示的是相对的方位观念，要根据参照点的朝向或观察者的位置朝向才能定向定位。例如“房前”、“房后”以“房子”为参照点（他物参照），房子有朝向，房子朝南，则房子南边为房前，房子北边为房后；房子朝北，则反之。“山前”、“山后”以“山”为参照点（他物参照），山没有朝向，观察者在山南，则山南为“山前”，山北为“山后”；观察者在山北，则反之。如果以观察者自身为位置参照点（自身参照），则观察者面对的方向为前，背靠的方向为后。如“前怕狼，后怕虎”。这是相对方位参照。

时间上的“前”“后”是绝对的，空间上的“前”“后”是相对的，两者本来没有联系。然而在汉族人的时空意识里时间常常被放到空间里想像。自古以来，汉族人在时空意识里一直认为时间是在空间里流动的。这在古代诗文里可以找到很多证据。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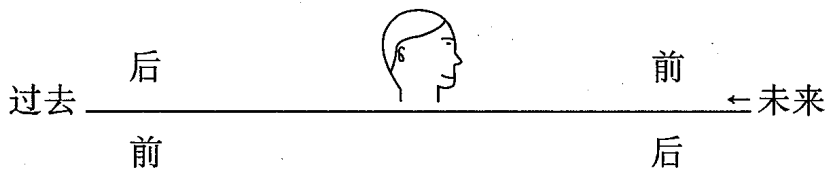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惊风飘日月，光影驰西流。（曹植《箜篌引》）

直到现在，人们还常用“流光”、“逝波”、“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等来形容时间的飞逝。同时，人们又觉得时间在空间中的流动是有方向的，人在时空中是面

对未来，背靠过去，时间从前面（未来）流向背后（过去）。例如古人把四时祭祀称为“迎春、迎夏、迎秋、迎冬”，直到现在我们还常说“迎春晚会”、“迎接二十一世纪”；古人说“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我们仍说“回首往事，展望未来”。由此可见汉族人的时空意识是以空间的单向流动来隐喻时间的单向一维性的。

汉族人以空间隐喻时间的时空意识特点对“前”“后”时间方位参照的运用有很大的影响。空间方位参照是相对方位参照，以空间隐喻时间的方位参照又是自身参照，即要根据观察者的朝向来定向定位。由于观察者在其自身的时空意识里是面向未来的，因此以未来为“前”以过去为“后”。这与单纯的时间方位参照显然是矛盾的，因为后者是绝对方位参照，用于自身参照时以过去（早）为“前”，以未来（迟）为“后”。如图所示：



以空间隐喻时间的“前”“后”方位参照尽管跟“前”“后”时间方位参照矛盾，但它符合汉族人的时空意识特点，大家并不觉得奇怪。古代诗文里常有这样的例子，例如：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诗》）

冯公无前程，公不可过用。（《旧五代史·冯道传》）

崦嵫将迫，前途几何？（《宋书·雷次传》）

成语里也有这样的用法：“前程万里”、“前途无量”、“瞻前顾后”等。直到现代，我们还常说“要向前（未来）看，不要往后（过去）看”，虽然大家都知道时间上的“前”应该是指过去，“后”应该是指未来。

有趣的是，如果反过来以时间隐喻空间使用“前”“后”方位参照，尽管跟单纯的“前”“后”时间方位参照并不矛盾，却往往因不符合汉族人的时空意识特点而让人感到别扭。最典型的例子是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有人认为这两句诗在时空上是矛盾的，甚至以此假设古人想像中

的时间跟现代人相反,是从背后向前流去的,因为诗句里过去在诗人的前面,未来在诗人的背后。(游顺钊1985)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汉族人的时空意识古今并无不同,都是假设时间从前面流向背后。这首诗之所以让人感到别扭,是因为诗人以时间隐喻空间。看上去,诗人似乎是把“前”“后”用作相对空间方位参照,即以站在幽州台上的诗人为参照点,并以诗人的朝向定“前”“后”方向,实际上诗人是把“前”“后”用作绝对时间方位参照,以时间隐喻空间,即以诗人所处的年代或者说诗人登幽州台之时(现在)为参照点,古人(过去)处于“现在”之前,来者(未来)处于“现在”之后,“前”“后”定向与诗人的朝向无关。由于汉族人习惯于以空间隐喻时间,加上诗人是站在幽州台上面对悠悠天地抒发感情,并以穿行时空的文人骚客这一视觉形象来比喻过去未来,所以就很容易误解为相对空间方位参照,以幽州台上的诗人为参照点,古人(过去)应在诗人的前面,来者(未来)应在诗人的背后,以至觉得别扭、不可理解。

三

“前”“后”以空间隐喻时间或以时间隐喻空间只能用于自身参照,因为只有以观察点(当前时点)兼做参照点时,“前”“后”才能跟过去、未来形成对应的关系。如果观察点跟参照点分离,即取当前以外的时点为参照点(他物参照),“前”“后”跟过去、未来就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

何前倨而后恭也。(《史记·苏秦传》)

前虑不定,后有大患,将奈之何?(《战国策·魏策》)

前者参照点取过去某一时点,“前”“后”均在过去;后者参照点取未来某一时点,“前”“后”均在未来。

以上所谈到的自身参照或他物参照都是以时点为参照点的,方位域处在参照点的区域范围之外,是外域参照。“前”“后”还可以方位域所处的整个时段为参照点,即用于内部参照,这时不管观察点跟参照点是否分离,“前”“后”跟过去、未来都没有必然的联系。观察点跟参照点分离,如“前汉”、“后汉”以整个汉代为参照点,都在过去;“二十二世纪前期”、“二十二世纪后期”以整个二十二世纪

为参照点，都在未来，这是内部他物参照。观察点兼作参照点，如“本世纪前期”、“本世纪后期”以观察点所处的本世纪为参照点，可能是在当前，也可能是在过去或未来，这是内部自身参照。（方经民 1999(b)）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汉语的“前天”、“后天”分别以“昨天”、“明天”为参照点，“前年”、“后年”分别以“去年”、“明年”为参照点，“昨天”、“明天”，“去年”、“明年”才分别以当前时点的“今天”、“今年”为参照点，因此是间接自身参照，这跟英语是一致的：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前天)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后天)

the year before last (前年)

the year after next (后年)

而在古代汉语里，“前日”、“后日”，“前年”、“后年”则分别直接以“今日”、“今年”为参照点，是直接自身参照。“前日”是昔日，“后日”是他日；“前年”是昔年，“后年”是次年。例如：

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孟子·公孙丑下》）

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书·盘庚上》）

前年国虚民饥，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置军粮以灭赵。（《战国策·秦策》）

帝报得明年方欲大举，预表陈至计曰：“……若当须后年，天时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难也。”（《晋书·杜预传》）

日语的“前日”、“後日”，“前年”、“後年”的用法跟古代汉语是一致的，这显然是来自古代汉语的。但是汉语里的“前天”、“后天”，“前年”、“后年”的用法则很难说是来自英语的。因为在唐代白居易的诗里“前日”已有“昨日之前一日”之义。如“前日君家饮，昨日王家宴，今日过我庐，三日三会面。”（《赠梦得诗》）虽然在他的诗句里也能找到“前日”作“昔日”讲例子，如“前日归时花正红，今夜宿时枝半空。”（《夜昔禁中桃花诗》）

参考文献

- 储泽祥 1997 《现代汉语方所系统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方经民 1987 现代汉语方位参照聚合类型，《语言研究》第2期。
- 方经民 1999a 论汉语空间方位参照认知过程中的基本策略，《中国语文》第1期。
- 方经民 1999b 汉语空间方位参照的认知结构，《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方经民 1999c 汉语空间参照和视点，《汉语现状与历史的研究——首届汉语语言学国际研讨会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方经民 2000 论汉语空间方位参照认知过程中的语义理解，陆俭明主编《面对新世纪挑战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 方经民、大河内康憲 1993 方位詞と参照点，『中国語』1月号，東京。
- 久野暲 1973 『日本文法研究』，大修館。
- 廖秋忠 1989 空间词和方位参照点，《中国语文》第1期。
- 林 笛 1993 汉语空间方位词的语用考察，《语言学论丛》第十八辑，商务印书馆。
- 齐沪扬 1998 《现代汉语空间问题研究》，学林出版社。
- 山梨正明 1998 『認知文法論』，ひつじ書店，東京。
- 松丸道雄、高島謙一 1994 『甲骨文字字積綜覧』，東京大学出版社，東京。
- 游顺钊 1985 视觉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
- 田中茂範、松本曜 1997 『空間と移動の表現』，研究社出版，東京。
- 文 炼 1984 《处所、时间和方位》，上海教育出版社。
- 小泉 保 1990 『言外の言語学——日本語語用論』，三省堂，東京。
- 谢信一 1991 汉语中的时间和意象，《国外语言学》第4期。
- 张 敏 1998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郑文光 1979 《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
- Bloom, P., Peterson, M.A., Nadel, L., & Garrett, M.F. (ed.) 1996 *Language and Space*, MIT Press, Cambridge.
- Herskovits, A., 1986 *Language and Spatial Cogninon*, 日译本(1991), オーム社, 東京。
- Taylor, J. 1995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日译本(1996), 紀伊国屋書店, 東京。
- Ungerer, F. & Schmid, H.-J. 199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日译本(1998), 大修館書店, 東京。